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封建論

唐宗室傳贊曰唐與疏屬畢

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

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

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

縣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

劉秩曰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

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鑑亦以公之論為然以謂後世
如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
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
威孔氏曰韓退之文章過子厚
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
無之所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
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
為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
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
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一有其生人之

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說文榛叢也文選註聚貌○榛

側侏切鹿豕狃狃鹿子曰狃狃狃衆貌人不能

搏噬音博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

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

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

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

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

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

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
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大者一作德又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
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禮記曰十國
以爲連連有
帥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
又有大者
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
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
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

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
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

謂之瓜分者言如
剖瓜也瓜如字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
履作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輻音
福合爲朝

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詩兔置公侯干城扞
與干同音戶旦切守

舒救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

者禮記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
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

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

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國語魯武公以括與

山父諫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

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

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

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戲伯御即括

也孝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孝公二

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

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三年楚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射王中肩者有之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祝聃射王中肩○中音去聲伯

誅萇弘者有之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

楚丘以歸襄三年劉氏范氏

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天下

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萇音長文

乖盩音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

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

大不掉之咎歟說文掉搖也左氏尾遂判為

十二合為七國作合一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

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

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

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

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

天下大壞其有由矣其一字無亟役萬人暴其威

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前漢賈誼過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山東豪

後遂並起而亡秦矣組耨棘矜不敵於鈞戟

長鍛謫戍之眾不元於九圜視而合從而圜視

國之師而成敗異變何也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

亦見賈誼論圜視驚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

人而無叛吏叛人者謂陳勝人怨於下而吏

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

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

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高祖七年擊韓病

流矢高祖十二年擊黥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謂賈誼王父偃

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

叛郡叛國謂吳楚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

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

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

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

叛州叛將謂藩鎮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

河東卷三

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
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
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
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事戎謂用兵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
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
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
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

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
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
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
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
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
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
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
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
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
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

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
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孟舒
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得魏尚於馮唐
舒後召以為雲中太守孟得魏尚於馮唐
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坐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之吏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
也帝悅令唐持節赦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
尚復以為雲中守節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
穎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
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為天下第一
先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發民治為天下第一
連貶秩有詔歸穎川太守官以八百石治如
其前前後後八觀汲黯之簡靖汲黯傳黯學黃
年郡中愈治觀汲黯之簡靖汲黯傳黯學黃
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卧閣不出治官民好
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拜之可
也復其位可也即謂汲黯卧治東海有罪得

以輯一方可也即謂汲黯卧治東海有罪得

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

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

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

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一本違矣上下令而

削之締交合從之謀也締說文結不解周于同

列則相顧裂眦說文眦目匡也勃然而起幸

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

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

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

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
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
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
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
人之意也勢也程敦夫論曰封建古之良法
錯出於傳記寧知非聖人意
哉今日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欲去之審
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
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
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五十何哉蓋
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爲可廢周公不以害已
之親爲可絕聖人之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

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
力則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不期而會然
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罷侯之
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
變而可以獨治故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下
公天下也柳子弗察焉大抵子厚徒見魏晉
之弊思欲有所懲艾且又太宗以來羣議蜂
起彼其淺中狹慮期有以度越前人設爲誇
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私者乃所以爲
聖人意也黃唐曰以封建非聖人意見歟則
於此而言親諸侯於豫言利建侯於晉言錫
康侯而繫辭言於禮不能錫命諸侯分土見
書諸侯之序於禮不在是乎以郡縣不可革
安得謂聖人之意歟則二漢酷吏傳唐酷吏
而行之理且安歟則不可革而治安實賴
乎大抵有聖君有善治則諸侯革而治安亦

得人非聖君無善治則諸侯不為用守令亦
不為用人無賢不肖顧所駕御者如何耳為
治者奚必執子厚之說泥一偏之見哉

四維論

管子牧民篇曰國有四維一

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
耻不從枉公意謂廉耻自禮義
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耻有
廉耻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
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
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一字無世人之命

廉者

一字無

曰不苟得也

一字無

所謂耻者曰不

從枉也

一字無

世人之命耻者

一字無

曰羞為非

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
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
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
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
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
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

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
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
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
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並見若義之
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
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作苟得而從枉矣
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
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
子之言也

天爵論

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為未盡也作此論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與孟子修之之說有以異乎要之孟子以仁義忠信謂之天爵使人知有仁義篤於自信又知夫天理之自然則能求諸內而外此其意也子厚從而易之曰天爵不在乎仁義忠信非明不能鑒非志不能取故有是說殊不能鑒非志不能取之以樂善不倦雖不及明與志而二者固在其中矣樂善非明

以鑒之者然乎孟子之言簡而備學
之者然乎孟子之言簡而備學
者可以意會猶以未盡而
少之子厚亦費於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註見題未

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

其躬易大哉乾元剛健倬為至靈倬音卓大者

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

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

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

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

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說文眈目音諄淵淵於

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

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

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

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

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

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

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

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釋文云擾也明

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
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
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
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
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
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
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
敏以求之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者明之謂也
為之不厭論語又曰抑為之不厭志之謂

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
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斯所及焉
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
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
然吾取之

守道論

左傳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然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哉取非招不
往也守道不如守官信孔子之
言矣公乃目傳者之誤其果然
哉嘗味其言至有日失其道而
守官者古人不與也意當時必
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
公故為此論云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
之言傳之者誤也見題官也者道之器也離
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
者也一無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
乃一無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

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
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
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

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
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氏昭公十一年傳會朝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預註云朝內是道

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

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傳其伍

謂卿三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

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矣懲之以

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朴小擊也梏拳者周禮上罪梏拳而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而無

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

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

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

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

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

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

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公下有也字易位而處各

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

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

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有

之事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掌觀孔穎達禮記疏案鄭

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

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

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

可東卷三

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
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
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
案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
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
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
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
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
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
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受朔
日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朔此
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
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太裘乘玉
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
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
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
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
十二年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

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
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周書先
不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
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
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
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
德行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
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
十二月紀正與此儒所不過三五
字別且紀正與此儒所不過三五
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
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
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
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
逸矣然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

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每

六候故十二月迎日步氣推步以追寒暑之

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

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

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

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

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

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古

定切術音遂按禮記當作遂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

防達溝瀆音讀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

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

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季夏行

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

納材葦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

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

犧牲此二句季夏非是季秋趨人牧歛趨疾也務蓄菜

此二句仲秋非作季秋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

說文竇空也窖地藏也上音豆下音教修囷倉此四句仲秋非

之圓者也。○謹蓋藏才浪切勞農以休息之

說文勞慰也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

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

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自合諸侯以下至此

季秋非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

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

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

惠養幼少省囹圄省察也審也囹圄獄也

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

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

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

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

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

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

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

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

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

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

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
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
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鼯嚏瘧寒疥
癘之疾鼯月令云人多鼯鼯說文云鼯病寒鼻塞也鼯音求嚏丁計切螟蝗
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
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
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
說文堡堤也障也堡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
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

矣

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
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
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
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
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
一無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
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

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
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
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
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
可以常行者也有行字下一字防昏亂之術為之
勤勤然書於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
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
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
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

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

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

其前而猶不悟焯說文曰明也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

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

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衰奇衰不正也

與邪字同二字出周禮其有噤然而不顧者說文噤語聲也左傳

口不道忠信之言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

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

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

而其臣有勁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
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
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
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
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

斷刑論下

斷都
玩切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
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

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
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

冬

三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之言

而謂之至理者偽

也使秋冬為善者

冬一字無

必俟春夏而後賞則

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

夏一字無

必俟秋冬

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

說文懈怠也居為
隘切已下並同

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

罪也

毆音區
下同

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

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

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
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
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
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
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
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
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仁亦
在夫熟之意而已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
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

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
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
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
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
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
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三木項手
足皆有械司馬遷曰魏加連鎖而致之獄吏
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蘇曹痺不得搖說文
氣不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
痺必至切

得時而飲目不得瞑

說文瞑目不明也。○瞑莫定切。支不得

舒怨號之聲

怨號並平聲

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

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

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

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

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

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

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

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

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

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

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

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

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

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

則泥

乃計切

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

下同

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

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

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
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
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
佛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
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文說
云蚩蚩敦厚貌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
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

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為集賢院正字作也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迄憲宗元和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申其惡於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莊二

年左氏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

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負持也固然則所

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
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

守臣有賸人之財賸縮也音宣賸字一作傷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外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鼓鍾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旣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

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

速禍也弗聽公謂石碏之論有不可繫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

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一無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矣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晉世

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迎公子周而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而子魚退乃亂宋世家湣公七年宋大水魯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滅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戰敗傷於泓而卒諫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秦有王曰臣在山東時謂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

應侯事 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成魏成也
見史 璜也文侯二十五年以成爲相起不悅自
事魏有功至武侯立以田文爲相起不悅自
是去魏之楚楚以爲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
相事見史璜胡光切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
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符堅招王猛一見如
侍郎日見親幸特進姑臧樊世與猛爭論於
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
屏息堅 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秦
日熾矣 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反狀晉斬咸陽市夷
李斯自始皇時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
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反狀晉斬咸陽市夷
三族二世乃以趙 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
高爲相事見史 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

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甦亂而不安甦
危也上音兀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
孽下音兀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
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說
文云痛念聲孟子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
衆楚人咻之音休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
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
也

可更... 六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東吳郭雲
鵬校壽梓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此以左右

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
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
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
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
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
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
陳弘志之亂作公
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鞅以

昇趙衰

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
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

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欽鞮對曰昔

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欽音字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欽鞮註

危切晉大夫衰初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

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

薛也音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

而私議於官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

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

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

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討中軍時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

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

史手見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豎音樹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

習音樹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

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

夷吾不可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

公四十一一年管仲病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

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

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

所不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

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

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相公座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乙再以太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若可與弘石得以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與弘石得以殺望之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請望誤之者晉文公也鳴呼得賢誤設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

失問舉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左傳宣公二年傳云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不於朝昭公二十九年傳云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本反

駁復讎議徐元慶復讎事見本篇唐史孝友傳載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墓時

驍云云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駁音剥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

河東卷四
三

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師韞時為下卒能手

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

以御史舍亭下元慶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

誅之而旌其閭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

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且請編

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

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

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

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

為理者殺無赦理一作治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茲謂

濫贖刑甚矣說文云贖握持旌其可誅茲謂

僭左傳善為國者賞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

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

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

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議罪也魚列考正其曲

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

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

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

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顛呼也書無辜

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禮記

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

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讐是周反介然自克即

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

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

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

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

奉法之吏戕音是悖驚而凌上也悖音亭執

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

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

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

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

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調人

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

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

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年公羊傳注云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今若取
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
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
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
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
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
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
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
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
見然其事又見劉向說苑或曰
觀經而不盡信於經始可與言
經觀史而不盡信於史始可與
言史經史猶有不可信者阮於
灰燼之餘汨於異端之學也謂
伊尹以滋味干湯謂西伯以陰
謀傾商政遷史每毒如此豈特
翦桐一事誣周公哉讀遷史者
當知其為實錄又當知史之失
自遷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

以封汝周公入賀世家作史王曰戲也周公

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謂唐叔虞吾意

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

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

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

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

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

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二當字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

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

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逢謂逢迎也孟子

大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

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

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老子其

而其民缺缺缺者小智非周公所宜用故

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

也佚音逸

辯列子

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之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靈王之二十年誠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而子當鄭穆公時則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乎子既沒之後云或曰列子之書其言

皆出於子之後文子之書或合孟子數家之旨亦可謂駁而不絕矣而不甚斥於柳子者蓋君子論人愛憎有權陽虎竊實王大弓乃魯之賊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補之於七篇憎而知其善者也子厚之於二書亦孟子取陽虎之意歟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

公時人

鄭穆公名蘭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

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

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

繻音須

楚悼王四

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

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虛其切古文

僖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此皆

據史記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

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

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

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涓子季咸等涓音

省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

其虛泊寥濶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

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

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

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

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

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

矣

辯文子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史記范蠡傳文子

姓辛名妍文子其字也葵丘漢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一篇按

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

此書特文字錄老子遺言為十

二篇且劉向所錄止九卷今觀

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

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益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

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

音堯字或從堯其意緒文辭以牙相抵而不合

嶢山高貌說文手

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不知人之增益

之歟或者衆為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

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

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

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公疑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

成出此書或曾子諸弟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

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

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

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

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

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

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

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

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

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弟子有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它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
曰有子避之此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
非子之坐也

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

思之徒二人曾子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

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此篇公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
子索所諷道之辭誠得其旨矣
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
間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以表
見於後世者耶且按孔安國之
疏謂堯曰之文為明天道垂訓
將來誠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
亦謂堯曰之言為聖人之大志

亦謂堯曰之言為聖人之大志

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減於孔氏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

論語

困極窮盡言極盡四海皆服其化

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

余小子履

履湯名履

敢用玄牡

夏尚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

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

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

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

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

諷誦也方鳳切

彼孔子

者覆生人之器者也

覆蓋也敷救切

上之堯舜之不

遭

上之一言

而禪不及已

擅禪音

下之無湯之勢

下之一言

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

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

而施

涸竭也音鶴

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

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

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

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史記蘇秦傳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

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註有尹知章註然其書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押闔之術十三章本經特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註今公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為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

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一作漢時劉向班固

錄書無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說文鑿戾也音戾

恐其忘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

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寶也音保尤者晚乃益出

七術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

伏熊散勢法鷲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著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

考校其言益竒如字而道益陋音隘也使人狙

狂失守狙狻屬子余切而易於陷墜晁氏讀書志云

如此而來鵠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給激許揣測檢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唯儀秦而

已欲知是書者二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

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治異

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瑄

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罪使無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橫孰從而師事之故欲閑先

聖之道距縱橫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言一
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何人作為指要妄以
七術表而出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元
生區區自鄙無譏愚恐當塗之士嗜痔逐臭
則誤天下
必甚矣

辯晏子春秋晏子齊晏嬰也其書十
二篇唐藝文志皆載之

公謂不當列之儒家
中今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
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
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
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

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

愛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
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非樂節用非厚

葬父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

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

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
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曰吾持楯而再搏乳虎可

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
以食桃田開疆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一龜

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一龜
銜右驂以入底柱之流治潛行水底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挈龜
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

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
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

可與共食
古

之吾獨生不仁尤怪誕又徃徃言墨子聞其亦契頷而死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君求之

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亡元補亡者

邪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元音庚元倉子王郡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

皆空言無事實

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

畏累鄒氏畏累或作蝦壘莊子音註蝦壘山名或云在梁州。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壘又力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

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

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鴟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鴟冠子一篇下楚人居深山不顯名

氏以鴟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鴟冠子三卷今其為書凡

十九篇蓋論三公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

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

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鴟賦相亂余

此一篇故云耳鴟似雉音冒

余讀賈誼鴟賦嘉其辭鵬音而學者以為盡

出鴟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鴟冠子無所見至

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

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

用鴟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

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鴟冠子無此語不稱鴟冠子遷號為博極

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

有鴟冠子書亦必不取鴟賦以充入之者何

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東吳韻靈
鵬校壽梓

程